

文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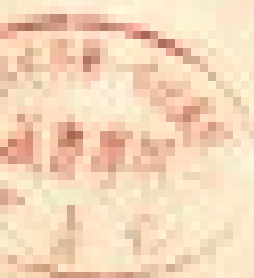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

第一卷
第一期

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

文 學

第一卷
第一期



文學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

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

出版者 上海文學社

總代售處 上海出版合作社

每月出版二期。全年二十四期。每期售價大洋五分。全年大洋一元。外埠無論國內外，郵費加一。匯款不便之地，郵票代價亦可。

文學 第一卷第一期

目錄

上海戰爭和戰爭文學

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

論文學的大眾化

文學

上海戰爭和戰爭文學

同人

文學對於戰爭的態度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。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時候，對於當時戰爭態度是文學界之中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線：贊助帝國主義戰爭的是反革命，而反對這個戰爭的是轉變到革命方面來的開始。最近四五年來的中國，重新開展了斷斷續續的軍閥混戰。很自然的，那些所謂『民族詩人』要出來歌頌這種軍閥戰爭。而勞動民衆是堅決的反對這種戰爭的，他們一定同樣堅決而英勇的去反對列強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，因為軍閥戰爭和帝國主義的戰爭都是瓜分中國和屠殺民衆的戰爭。但是，中國同時還開展着紅白的戰爭；中國的地主資產階級還實行過進攻蘇聯的戰爭，而且現在還在準備着新的進攻蘇聯的戰爭；自然，所有這些維持剝削制度的戰爭，中國的地主資產階級都是在列強帝國主義的支配之下進行着的。中國一切反動的文學，更自然的站在白軍的戰線上，用一切無恥的卑劣

的謠言和咒罵幫着白軍的槍砲來攻打民衆，攻打工人，攻打農民，攻打已經建設着社會主義的國家。而勞動民衆，都在積極的反對白軍，反對進攻蘇聯——因爲反對白軍的戰爭，直到擁護蘇聯的戰爭，正是勞動民衆自己的戰爭，是爲着勞動民衆的解放的。革命文學和普洛文學對於戰爭的態度，自然就是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勞動民衆的態度。

滿洲事變發生之後，直到上海戰爭的爆發，中國的民衆是站在一個新的問題的前面：革命的民族戰爭被中國的地主資產階級壓制着出賣着。這裏，問題是比較的複雜。勞動民衆是不是簡單的擁護十九路軍？或者，反對上海的戰爭？這顯然都是不對的。中國工人階級對勞動民衆說：我們大家都要贊助，參加，尤其要自動的去發動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，但是，同時必須反對壓制和出賣『革命的民族戰爭』的中國地主資產階級。這才是正確的態度。這也就是中國革命普洛文學應當採取的態度。

最近，日本的普洛文學已經堅決而明顯的表示反對日本進攻滿洲和進

攻上海的戰爭，並且號召中國的勞動民衆和兵士努力去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。這也就是革命的日本無產階級的態度。日本的工人反對日本資產階級派兵來打中國，而中國的勞動民衆和兵士要把日本資產階級派來的軍隊打回去。——這是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兩面夾攻。這是革命的國際主義的立場，也就是中國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。

而中國的地主資產階級呢？中國紳商的一切種種文學家呢？他們哀求着列強來『主持國際正義』宣言『絕對尊重條約的尊嚴』——他們歌頌着『和平和公理的戰勝』。他們爲着要欺騙民衆，方才狂喊幾聲：『用四萬萬人的肉去塞住日本的砲口。』其實，這只是用死來賭咒，而根本上並不希望這種反日戰爭的勝利。他們還根據自己所謂『民族主義』，而稱讚『敵人有爲奮鬥的青年』。這樣，是要日本的『青年爲國奮鬥』，而中國的民衆去填砲口，——雙方合配起來，恰好完成出賣的任務！

地主資產階級的戰爭文學，正在這樣進行着欺騙民衆，鼓吹屠殺，以

及賣國的送命主義。

上海戰爭的事實應當叫醒更廣大的羣衆，揭穿各種各式的欺騙。上海的反日戰爭是前線的兵士羣衆發動起來的。黨國要人和紳商名流的幫口雖然多，意見雖然複雜，互相攻訐得雖然很熱鬧，可是，他們的宗旨都是一致的：他們只想用什麼手段來欺騙民衆和兵士，而決不想打退日本帝國主義，更不想驅逐一切帝國的勢力。上海戰爭爆發之後：上海的軍事當局表面上算是指揮着作戰，而實際上嚴禁進攻日本軍隊的大本營（租界）；黨國中央政府表面上宣言『長期抵抗』，而實際上故意不派救兵；中國紳商各種團體表面上去慰勞兵士，而實際上歡迎英美法意的軍隊，主張保存『上海虹口租界的商業精華』。他們都是用假抵抗的手段實行不抵抗的主義。中國軍閥強迫兵士停戰，強迫兵士退却，並且竭力的欺騙他們。結果，自然中國方面是失敗了，這是一定要失敗的，因為地主資產階級抱定了失敗主義的目的，用假抵抗的假面具把持着戰爭的指揮權！一個月的猛烈的戰

門，真正是用小兵去填日本的砲口！而失敗之後，退出上海之後，黨國要人和軍閥紳商已經在實行和平談判了，已經宣告把上海的閘北和吳淞完全發給日本了：『倘使日本不再進擊，我軍決不開始攻擊。』……以後的事變還不都這個樣嗎？

勞動民衆和兵士羣衆必須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，起來自動的發展這個革命的民族戰爭，一直到完全由自己選舉出來的政權來指揮。只有這樣，才能夠打退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，驅逐一切帝國主義的勢力。這就必須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，而且剝奪地主資產階級的一切參政的權利。那些冒充革命的人，現在還出來主張什麼國民會議，要地主資產階級參加普通的平等的選舉，說這種的國民會議是『民衆政權』，是『反帝國主義的政權！』這些人不過是帝國主義和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小走狗罷了。真正的民衆政權，只有工人，農民，兵士，以及一切勞動民衆的代表會議，禁止地主資本家參加的民衆代表會議。只有這種民衆政權方才能夠戰勝日本以

及一切帝國主義。現在發展着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的民族戰爭，以及反對出賣中國的地主資產階級的戰爭，一定要在廣大羣衆參加戰鬥的過程之中，建立起全中國的真正民衆的政權。這才能夠真正解放中國，真正解放中國的一般勞動民衆。

中國的革命文學和普洛文學，沒有疑問的，一定要贊助這種革命的戰爭——反對帝國主義並且反對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戰爭。同時，還必須在文藝戰線上努力揭穿帝國主義列強的『和平』，『公理』，『同情中國』等等的假面具，必須揭穿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假抵抗的一切種種假面具。一直到冒充革命的資本家的走狗。

因此，革命文藝的大衆化，尤其是革命的大衆文藝的創造，更加是最迫切的任務，——要創造極廣大的勞動羣衆能夠懂得的文藝，羣衆自己現在能夠參加並且創作的文藝。勞動民衆和兵士現在需要自己的戰爭文學，需要正確的反映革命戰爭的文學，需要用勞動民衆自己的言語來寫的

革命戰爭的文學。中國的革命普洛文學，應當調動自己的隊伍，深入廣大的羣衆，來執行這個任務。

一九三二，三月。

文
學

七

普洛大衆文藝的現實問題

史鐵兒

『這將要是自由的文藝，因為這種文藝並不是給吃飽了的姑娘小姐去服務的，並不是給胖得煩悶苦惱的，幾萬高等人去服務的，而是給幾百萬幾千萬勞動者去服務的，這些勞動者才是國家的精華，力量和將來呢。』——（伊里伊茨文集初版第七卷上冊第二十五頁）。

中國普洛大衆文藝的問題，已經不是什麼空談的問題，而是現實的問題。難道還只當做亭子間裏『茶餘飯後』談天的資料嗎？蘇聯十月革命之前，許多革命的文學家，後來的普洛文學家，曾經埋沒在小報館的校對，訪員等類的地位五六年七八年，當時的高等讀者社會裏沒有人知道他們；他們在謀生的困苦工作之外，仍歸能夠很多的寫作小本小說，價錢只有三四分大洋一本，銷到工人貧民中間去。這些作家之中，只有一個綏拉菲莫維

支是在當時就成了名的（高爾基不指在內），其餘的都這麼埋沒着，甚至於革命後也沒有『出頭』的。但是，當時的工人讀者知道他們，愛他們。他們的作品，未必都是第一流的，未必都流傳下來。但是在當時，這些作品至少是能夠供給一般貧民的文藝生活，起了革命的作用。可以說，那還不是普洛文藝，然而那是最真實的普洛文藝的胚胎。現在的中國呢？普洛文藝的胚胎還沒有，只有普洛文藝的理論和所謂前輩。只有普洛文藝的『母親』，她應當懷胎，但是還沒有懷胎。

普洛文藝的『母親』爲什麼還沒有懷胎？因爲她『節制生育。』她還是摩登姑娘，學到了巴黎式的時髦。她思慕着奢華淫濫的生活和交際明星的聲望。她想一脚跨進摩登化的貴族廳堂。——在所謂『紗籠』裏去和當代名流『較一日之短長』。她於是乎把腰束束緊，於是乎用些『史班通』之類的藥來避孕。總之，虛榮和聲望，妬妒和貪慾，使有些人只在想『一舉成名天下知。』可是，這個天下顯然只是『紗籠』的天下，而不是貧民窟的天

下！

而普洛文藝「要是自由的文藝，因為調動新的力量和更新的力量，到這種文藝的隊伍裏來的，並非貪慾和聲望，而是社會主義的理想和勞動者的同情」（伊里伊茨文集同上）。

現在中國文藝生活的現象是個神奇古怪的怪現象。因為封建餘孽的統治，所以文藝界之中也是不但有階級的對立，並且還有等級的對立。中國人的文藝生活顯然劃分着兩個等級，中間隔着一堵萬里長城，無論如何都不相混雜的。第一個等級是「五四式」的白話文學和詩古文詞——學士大夫和歐化青年的文藝生活。第二個等級是章回體的白話文學——市儈小百姓的文藝生活。現在，請平心靜氣的回答一個問題：直到今天為止，普洛文藝的作品是屬於那一個等級？

普洛文藝應當是民衆的。新式白話的文藝應當變成民衆的。但是還並沒有變呢。因此，劈頭一個問題就是：怎樣去變？這個問題不能解決，一切

都無從說起。因此，也就會發生我這篇文章的怪題目：「普洛大眾文藝」。普洛文藝一般都應當是大衆的，難道有「非大衆的普洛文藝？」然而不然！居然有。甚至於有人說：不能夠把藝術降低了去湊合大衆的程度，只有提高大衆的程度，來高攀藝術。這在現在的中國情形之下，簡直是荒謬絕倫的論調。現在的問題是：革命的作家要向羣衆去學習。現在的作家，難道配講要羣衆去高攀他嗎？老實說是不配。

這樣，『向羣衆去學習』就是『怎樣把新式白話文藝變成民衆的』問題的總答覆。總之，假定意識是正確的作品，可是僅只能夠給歐化青年去「服務」的，當然不是大衆文藝。這一種文藝，只能夠做普洛革命文學的次要工作，爲的是在敵人營壘去搗亂後防。這種「歐化文藝」尙且要努力大衆化，擴大自己的讀者社會。同時必須打進大衆的文藝生活之中去——跳過那一堵萬里城，跑到羣衆裏面去。這就必須創造普洛的革命的大衆文藝。現在大衆所「享受」的文藝生活是什麼？那些章回體的小說，羣衆尙且不能夠

完全看得懂。他們所「享受」的是：連環圖畫，最低級的故事演義小說（七俠五義，說唐，征東傳，岳傳等），時事小調唱本，以至於火燒紅蓮寺的大戲，影戲，木頭人戲，西洋鏡，說書，灘黃，宣卷等等。這裏的意識形態是充滿着烏烟瘴氣的封建妖魔和「小菜場上的道德」——資產階級的，「有錢買貨無錢挨餓」的意義。現在的主要工作，因此應當是創造普洛的大衆文藝，——應當向那些反動的大衆文藝宣戰。這是一條唯一的道路——可以造成新的羣衆的言語，新的羣衆的文藝，站到羣衆的「程度」上去，同着羣衆一塊兒提高藝術的水平線。所謂「非大衆的普洛文藝」和「普洛大衆文藝」之間區別，將要在這一條道路上逐漸的消滅淨盡。

文藝問題裏面，同樣要「由無產階級反對着資產階級而執行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任務，爲着社會主義而鬥爭。」爲着執行這個任務起見，普洛大衆文藝應當在思想上意識上情緒上一般文化問題上，去武裝無產階級和勞動民衆：手工工人城市貧民和農民羣衆。這是艱苦的偉大的長期的戰

門！

普洛大衆文藝應當立刻實行，應當認真的解決一些現實的問題：第一，用什麼話寫，第二，寫什麼東西。第三，爲着什麼而寫。第四，怎麼樣去寫。第五，要幹些什麼。

第一， 用什麼話寫？

蘇聯黨的中央委員會曾經認定反對韃靼民族等改用羅馬字母的人，事實上等於出賣階級（註）。現在，我們對於中國文的羅馬化問題，暫時不說。可是，至少要注意到這個『羅馬化』的基礎，就是創造一種真正現代大多數人用的文字——言語。固然，書面上的話（文字）和口頭上的話（言語）之間，在歐美先進各國，也都有相當的區別，然而那分別都只是比較緊湊和散漫罷了；歐美先進各國的『書面上的話』，都只是緊湊些的『口頭上的話』，讀出來是可以懂得的。中國的情形可不同，書面上的『白話』——五四式